



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这个春天，我将换一个方式，与我家院子里的草木见面。

每年惊蛰一过，院子里的草木，就开始泛绿，疯长，不出半个月，就郁郁葱葱，生机盎然。大多数我不认识，就统称为草，或野草。它们中的一部分，还会开花，花开得也好看，但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，就喊它们野花。它们一定感到委屈，不开心。它们明明都是有名字的，只是我不认识，叫不出，就全都成了野花。

这个春天，我再在院子里遇到它们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喊出它们每一个的名字。

先是水池边，忽然探出了一颗小脑袋。它的叶子是嫩黄的，怯怯的，像一个走错了教室门的小学生。搁在以前，我不大会在意它，也可能会一把将它揪出来，它的生命就在这个初春戛然而止了。但这个春天我打算认识它，成为熟人或朋友。我打开手机小程序图识万物，但它还太小太嫩，识别度不够，小程序并不能识别它。恰好小区里的保洁阿姨路过，她来自乡村，认识的草木多。她只瞄了一眼，就认出来了，“它叫麦黄草，我老家溪边到处都是。”

麦黄草，多好听的名字。它是我这个春天认识的第一株草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再去院子的水池边，一眼就看到了它。我蹲下来，轻轻地喊出它的名字：“麦黄草——”它好像听到了，微微摇摆了一下。也许只是微风，让它摇晃了一

善哉斯言，就像我院中的这些草，它们也都是有名字的，我在这个春天认识了它们，当我念着它们的名字时，我不是和一株草在对话，而是在和一个生命对话。

我喊春天的时候

下。风本来就是植物的代言人，它让每一棵植物都摇摆，手舞足蹈。此刻，我却宁愿相信，是它听到了我唤它的名字，因而给我热情的回应。此后的几天，每次我走到水池边，都喊一次它的名字，有时喊它麦黄草，有时喊它小黄，它大约也听出了“小黄”是我送它的昵称，它长出来的新叶子，嫩得能掐出春水来，它是用嫩绿来回报我呢。

自从认识了麦黄草，我到院子里时，就多了一样事情，和它打一声招呼。它本来只是水池边的一株草，一抹绿，当春天铺满整个院子的时候，它就会淹没在众草之中。但现在有点不一样了，我能叫出它的名字，就像在滚滚人流中，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听到有人猛然喊出你的名字一样。往年，水池边也长出过很多麦黄草，那时候我们还认识，它只是杂草之一。这种感觉，很像我刚从安徽来杭州时一样，我认识的第一个人，成了我最好的朋友，直到今天。

有天夜里，下了一场雨。我躺在床上，惦记着麦黄草，会不会被风吹倒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打开院门，眼前的景色，让我惊讶不已，院子里忽然多出了无数的草芽。以前读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并没有什么感觉，这场春雨，让我领略了什么叫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我的院子里没有梨花，但地上冒出来的那些嫩绿的草尖，仿佛是昨夜的星辰，昨夜趁着春雨，全部落进了我

的小院。我认识的只有狗尾巴草，剩下的还是靠图识万物。能辨识出来的，有五六种：落葵薯、水麻、打碗花、鱼腥草，还有一个名字很奇怪，叫“接骨草”，像中药的名字，一查，竟然还真有治疗跌打损伤的功效，心想今后若在院子里不慎摔倒了，就拿你来救我了。接骨草似是听到了我的心声，摇曳着草尖，这是答应了我吧？

很快，院子里就像往年的春天一样，野草丛生，生机盎然。请原谅我，又习惯性地将你们为野草，我其实已经认识你们。有的是通过手机，有的是请教别人——刺狗牙、地梢花、喉咙草、竹叶莲、鹅肠菜、金姑娘、遍地香、白蕨菜、秧衣草……一下子记住这些草的名字，并不容易，这就像一个班主任，突然接手了一个新班级，要尽快记住全班同学的名字。点名是记住名字最好的方式，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到院子里，给院子里的草们点名。还是风在一旁帮我们的忙，我喊了哪棵草的名字，风就让它点一点头。点名完了，我让它们坐下，它们的根就往土里扎一扎，茎叶呢，则往上伸展。春天在我的院子里，恣意生长。

我和院子里的草木，在这个春天，成为一个院子。我们不再是陌生人。每次我走进院子，我都能听到众草的喧哗和躁动。而在我能叫出它们名字之前，我们之间，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它们只是草，野草或杂草，当然，我的开心或忧伤，它们也从不在意。现在，我

却可以在任何一棵草面前蹲下来，或一屁股坐在它们的身上，聊天，诉说，或发呆，它们都默默陪伴、倾听。就算我情绪不好的时候，随手掀起一把，它们也并无怨言，它们会在第二天就冒出新芽，还是我认识的模样。

也许，再过个把月，我站在院子里，大声喊出它们的名字，它们就齐刷刷地绽放各自的花朵，那些细碎的，艳丽的花朵，曾经笼统地被我视为野花，现在，我则会一一喊出它们的名字，我念到了谁的名字，谁就羞涩地，或灿烂地，或淘气地，开给我看。它们打开的，是自己的花苞，也是我如花的心情呢。

美国作家罗宾·基默尔在其《苔藓森林》中写道：“在传统的北美原住民认知中，所有生命都被认为是非人类的个体，每一种生命都拥有自己的名字”，而“称呼名字是对一个生命的尊重”。善哉斯言，就像我院中的这些草，它们也都是有名字的，我在这个春天认识了它们，当我念着它们的名字时，我不是和一株草在对话，而是在和一个生命对话。

就像我喊“春天”的时候，春天就在我身边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湘湖诗会

萧山诗人咏端阳

汀芷幽兰仰大夫

■朱超范

其一

端阳何以笔如虹，更借南风浩气降。
绿水高浮难有几，白云低压亦无双。
奇峰幻出迷渔浦，彩黛驰来入浙江。
浴濯沧浪歌不尽，闲情聊可寄兰芷。

其二

遥祭仍然吊汨罗，离骚唱罢泪生波。
空悬虎艾风间狩，竞度龙舟浪上歌。
青眼每看新气象，白头犹恋老山河。
擎樽怎奈随烟雨，万古忠魂一任佗。

其三

粽香弥漫合吟诗，尊俎风流须及时。
天外九歌空有恨，人间此日岂无知。
苍茫江海心中转，渺杳乾坤梦里驰。
一赋怀沙烟水阔，千秋何处问湘累。

其四

终惹风波兴不孤，又为佳节泛菖蒲。
骚歌恍见三闾影，诗序能承百世呼。
自古独醒留印记，而今共醉伴江湖。
肠断曾经回首处，汀芷幽兰仰大夫。

其五

何言此节楚音讴，莫说红葵照白头。
五日沉湘悬虎艾，千年吊古竞龙舟。
声喧旗鼓山川动，人拥笙歌宾客愁。
识得蒲觞难以醉，大江依旧向东流。

汨罗江畔吊遗踪

■曹福巨

其一

汨罗江畔吊遗踪，千载忠魂浩气浓。
忧国曾陈青玉策，怀沙独抱赤心惊。
龙舟破浪追云影，角黍飘香祭客容。
骚韵长存传后世，清风明月仰高松。

其二

端阳美食映骚坛，粽馥飘香情可诗。
角黍肉条阴赤豆，青蔬鱼片溢琼飴。
五黄佐酒驱邪祟，百黍匀羹护健姿。
且品珍馐思古意，千年风雅韵流迤。

竞发龙舟追典范

■傅志刚

蒙蒙细雨如天泪，屈子投江做诤臣。
天问一篇考索，离骚千古永存真。
浮云蔽日民生苦，直谏霜颜不顾身。
竞发龙舟追典范，忠心铁骨有新人。

剧院河畔的交响

■张茹

石倚洁的胸腔里涌出一匹银河
我们陷落在音符的琥珀中
他们的喉结是月光打磨的陨石
震颤着，将两颗心焊成
同一枚休止符

当《登山缆车》的齿轮咬住黄昏
你的喉间升起青铜编钟
声带震颤时，我看见
你睫毛上栖满发光的夜莺
那些被揉碎的颤音坠入河面
惊醒了沉睡的星群

十指相扣的掌纹里
缆车正pan'uan着声波的峭壁
剧院外墙的浮雕开始溶解
我们踩着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涟漪
在贝斯的低频中沉浮
直到所有休止符都开出鸢尾

此刻耳蜗里仍泊着那晚的潮汐
你的喉结与石倚洁的共鸣箱
在记忆里共振成双螺旋
当暮色再次漫透剧院台阶
我仍能听见声带振动的频率里
藏着两座永不坍塌的雪山

你说完美是声波的镜像
而我的瞳孔正被你的泛音浸染
当最后一个高音在河面结晶
我们终于成为彼此的
复调与和弦

快乐老家

■余观祥

江南的霉鲜之味，总在青石巷深处悄然生长。当外乡客初至沙地，总会被那抹若有似无的暗香绊住脚步。那年春深，有墨客自姑苏来。初尝霉苋菜梗时，他眉间微蹙，却在友人温酒慢叙间渐悟真味。原来这玄妙之味须经三伏曝晒，借陈年陶瓮吞吐岁月，待青灰霉衣裹住碧玉般的菜梗，方能在时光窖藏中凝出琥珀色的魂。

霉香深处是吾乡

在沙地，霉苋菜梗的浓香、霉菜菔头的醇厚、带毛霉豆的绵长，这些带着岁月包浆的风味，实则是先民们与自然和解的密码。《浙江通志·民俗卷》早有记载，宁绍平原百姓善用发酵之法，将时令菜蔬点化成可越冬的珍馐。清代《越谚》揭秘“苋菜梗”的腌制方法，称其为“蒸菜”，并提到发酵后形成的“臭卤”是制作其他霉菜（如霉豆腐、霉千张）的重要引子。自绍兴迁徙而来的沙地先民，带着陶瓮里的微生物火种，在钱塘江畔落地生根。如今这缕萦绕舌尖的微醺气息，早已发酵成化不开的乡愁，在瓦甍开合的晨昏里，续写着千年不绝的生命诗篇。

如果乡愁有气味，可以断定，那一定是霉货生发的。

当江南的雨在沙地织起连绵的网，苔藓便沿着老屋的梁木攀爬，陶瓮里的酱胚在梅雨中慢慢发酵，咸菜坛口飘出若有若无的酸涩。这些被都市人避之不及的霉味，却在沙地人的鼻尖舒展成蜿蜒的藤蔓——它们是时光窖藏的密信，是泥土写给游子的暗语，是深埋在记忆褶皱里的基因密码。

苋菜是出了名的“皮实菜”，春天随手撒把籽，不用费心打理就能长成一片。沙地的老辈人最懂物尽其用——春天掐嫩叶炒臭腌白菜，这道“活菜炒死菜”的绝配，吃过的都说鲜掉眉毛；等到初夏菜梗长老了，真正的美味才刚开始。

做霉苋菜梗可是技术活。挑那些叶子稀拉、梗子粗壮的老苋菜，咔嚓几刀剁成寸把长的小段。清水里打个滚沥干水，往陶坛子里码得整整齐齐。十斤菜配一斤盐，

水刚没过菜梗就行，这比例是村里阿婆传了几十年的秘诀。

封坛后等着看“戏”：先是坛口冒泡泡，接着若有若无的酸香味飘出来，就知道成了！掀开盖子那刻最要命——嫌它的人捂着鼻子躲老远，爱它的人却像闻到陈年美酒。夹一筷子蒸得透亮的菜梗，牙齿轻轻一磕，咸鲜的汁水“滋”地爆开，什么鸡精味精都成了多余。

最绝的是坛底那汪卤水，简直是点石成金的魔法汤。抓把花生泡两天就成了霉花生，冬瓜片浸一夜就成了霉冬瓜。江南人家的饭桌上，这坛老卤能变出十几种下饭菜，越吃越上瘾。就像臭豆腐似的，起初捏着鼻子尝一口，后来就馋得停不下筷——那股子发酵的“臭味”，才是刻在沙地人基因里的乡愁。

“霉菜菔头”是霉苋菜梗的同系族亲。制作霉菜菔头选材很有讲究，沙地人专挑青菜、芥菜的肥硕根茎（方言称“菜菔老头”）为原料。每逢开春收菜时节，田间地头处处都是菜根，制作原料充沛，也正是制作“霉菜菔头”的最好时期。

挑选时需把握分寸：老根粗硬难嚼，嫩根寡淡无味，唯有半老嫩根的质地最为适中。洗净晾干后层层码入陶坛，腌制工序与霉苋菜梗相仿，唯需延长数日发酵。若得霉苋菜梗老卤相助，则事半功倍——浸泡两三日即可启封。

成品兼具苋菜梗的浓鲜与菜根的清甜。这霉香与鲜甜的共舞，恰似绍兴臭豆腐的知音，初闻掩鼻，细品佐粥下饭却妙不可言，与绍兴臭豆腐堪称异曲同工。

转至霉笋，春之鲜灵跃然指尖。“霉

笋”择取初春嫩笋，截取十厘米左右为一段，剥去老壳仅留嫩衣。风干表层水汽后，以粗盐揉搓至盐粒消融，入坛注清水没过笋段，粽叶封口静置阴凉处。若添入霉苋菜梗陈卤，三五日即生霉香。其鲜味与霉苋菜梗相映成趣，余韵绵长。

经典食法有两种：其一是原味清蒸，带笋衣整段炊食，点几滴香油，咸鲜脆爽；其二配成“三霉宴”，与霉苋菜梗、霉豆腐同蒸。这道沙地传统菜式气味浓烈，入口却鲜味迸发，乡谚戏称“闻似黄鱼鲞，鲜赛六月黄”，回味无穷。

时序入冬，灶台边的霉毛豆正酝酿生机。冬春之交乃是制作霉毛豆的最佳时期。干瘪毛豆经水发胀，煮熟趁热入瓮，粗布扎口密封。主妇们或置陶罐于灶台余温处，或裹以旧棉袄保温促酵——泡发的豆粒在旧棉袄里悄然蜕变。

待白绒霉花绽现，倾入盐水搅匀复封。三五日后酸香逸散即成。可佐嫩豆腐同蒸，令豆香浸润玉脂；或铺陈春笋片上炊制，鲜鲜裹挟脆嫩，最是下饭。讲究人家单取霉毛豆作碟，配热粥而食，酸香穿喉入胃，酣畅淋漓。

相较之下，霉冬瓜堪称化平凡为神奇。“霉冬瓜”削皮去瓤，切作寸许厚片。净坛玉片层叠后，注满霉苋菜梗卤汁——此乃精髓所在。密封阴置三两日，待酸香透坛，取之浇菜油清蒸即可，寻常冬瓜竟生醉人酸香。霉冬瓜制作工序简单，却风味独特。

压轴的霉花生别具野趣。新掘花生带壳洗净，浸入霉苋菜梗陈卤。阴处霉制三五日，咸鲜尽渗壳内。既可作佐膳小

菜，更宜当下酒妙物，壳中霉香随剥随溢，佐酒滋味尤胜寻常。佐酒可慰风尘，过饭亦解乡愁，正是：一坛霉卤纳百味，四时风物皆文章。

江南的霉鲜之味，总在青石巷深处悄然生长。当外乡客初至沙地，总会被那抹若有似无的暗香绊住脚步。那年春深，有墨客自姑苏来。初尝霉苋菜梗时，他眉间微蹙，却在友人温酒慢叙间渐悟真味。原来这玄妙之味须经三伏曝晒，借陈年陶瓮吞吐岁月，待青灰霉衣裹住碧玉般的菜梗，方能在时光窖藏中凝出琥珀色的魂。忽见檐下雨珠坠入青瓷盏，他掷箸击节，脱口吟道：“老瓮深锁岁时香，苋骨为媒渡八荒。灶火慢煨三春雪，轻挑江南入齿凉。”

在杭州湾畔的滩涂腹地——沙地，咸涩的海风与湿润的季风在此缠绵了几百年。沙地人用祖辈传承的陶瓮，将日月星辰封存于发酵的折痕里，酿就了世间最缠绵的乡愁印记。那些琥珀色的记忆碎片，在舌尖绽放出奇异的味觉之花：陈年苋菜梗的浑厚如古寺晨钟，霉笋的幽邃似竹海夜雨，毛豆的醇浓若陈年黄酒，冬瓜的清爽恰春溪初涨。这些在时光深处酝酿的滋味，正是沙地人写给岁月的诗篇。

当琥珀色的汤汁在齿间流淌，那些发酵过的岁月顺着喉间滑落，在胃里化成一团化不开的乡愁。这味道里有奶奶的粗瓷碗沿积着青苔，妈妈的蓝布围裙沾着盐花，还有屋檐下嘀嗒的梅雨，在游子心头晕染成永不褪色的童年。原来所谓高雅的霉味，不过是舌尖丈量时光的轨迹。

目，都会有所区别。但“大同小异”，比如，橙色，让人感觉温暖明亮亲切，这就是“大同”。这样地写着橙色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要不是这一段时期，经常在微信朋友圈上，看到名扬天纸业负责人徐国宏对“橙色”的钟爱。平日里，我都不太会去想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还有着那么多的色彩，值得我们去欣赏去阅读去感受。而当开始留意起身边的各样色彩之后，仿佛我的生活，也增添了许多“色彩”。

忽然又想到，只要做个有心人，处处都可以收获到快乐，而感受“色彩”，只是其中的一种。

朝花夕拾

说实在的，对于色彩，我一直都不太敏感。这次，似乎是见到“专用纸”以后，我才特别地留意起橙色来。原来，在我们的周围，充满了橙色，只是因为“熟视”，也就“无睹”了。

那一抹橙色

位于临浦镇的名扬天纸业公司，有一种产品叫“一体机专用纸”，这种专用纸张的背面，都印有浅橙色的底图。公司负责人徐国宏说，他喜欢橙色，因为橙色，可以让人心情愉悦，可以延缓眼疲劳，预防近视等。

说实在的，对于色彩，我一直都不太敏感。这次，似乎是见到“专用纸”以后，我才特别地留意起橙色来。原来，在我们的周围，充满了橙色，只是因为“熟视”，也就“无睹”了。小区绿化带上的一朵鲜花，它的花瓣是橙色的；傍晚时天边的一片霞光，渲染着淡淡的橙色；入夜的璀璨灯火中，也有一缕缕橙色，营造着一小角的静谧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”，当点点的橙子，在橘绿中若隐若现，仿佛秋色，就一下子生动了起来。橙色，也许就是橙子的色彩，我想当然地以为，橙色也是有味道的，那味道，就是秋天的味道。而在橙黄时节，我眼前的秋天，仿佛也是橙色的。玉米橙色，南瓜橙色，红薯橙色，柿子橙色，大地上的很多收获，是橙色的。

在写下这些时，我忽然想到了“晒秋”的画卷。玉米、南瓜、红薯……五彩斑斓的果实，静静地晾晒在错落有致的农家院子中。这个时候，生活会显得特别富足。在日子的富足之中，那一抹剔透的橙色，

是那么令人难忘。

秋日里，行走在林子中，枝头的叶子，有绿的、红的、黄的，也会有许多的橙色，隐约在其中。当被露珠浸润着时，那水灵灵的橙色，会让人在心中，油然而生一种暖意。橙，其实也可以分出许多的层次，当你有意识地，一点点地分辨着这丰富的色泽时，便不得不感叹大自然是如此神奇。

查了一下资料，说“橙色”，是红色与黄色的混合色，是暖色中最温暖的色调。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色彩，都是会说话的。“橙色”说出的话语挺多，包括欢快、活泼、热情、澎湃、庄严、尊贵、神秘等等。让一种色彩，说什么话，也许，在每个人的心

■陈于晓